

小巷悠悠锁清秋

吴晓英(市直)

一

浅秋,午后,江边吹来一些风,带着一点点慵懒的气息。

正是落叶随风的季节。喜欢在这样的时节,循一张老地图,漫行在丽水城,寻访城里的背街小巷,试图用小巷的悠长剪影拼接出一个我未曾遇见的老丽水。山水如文章,街巷似诗行,如果说山是丽水这座城的形,水是丽水城的魂,那么分布在城中形形色色的小巷,犹如一首首隽永的古诗词,写下这座城市的悲欢与沧桑,也写满这个城市的烟火与温暖,吟诵着一代又一代老丽水人的悠悠情怀。

二

说起老街小巷,丽水的老人们往往先提起刘祠堂背。据清同治十年(1874)修的《丽水县志》卷之五有载:三皇庙在圭山西麓。早在唐宋时期,因这里有三皇庙,遂取名为三皇岭。明嘉靖七年(1528),即刘基恢复名誉、加赠太师后十四年,时任处州知府特奏请朝廷允准,在刘基读书和两度任职的处州府城内,利用三皇庙废址,建造颇具规模的开国元勋祠,在弄口竖起高大巍峨的帝师坊,以此缅怀刘基。三皇岭随之改名为刘祠堂背、帝师背。

刘祠堂背是丽水城里留下来的明清古街。清至近代,刘祠堂背一直是丽水城内热闹的商业街之一,旧时非常繁华。但刘祠堂背经历了几次浩劫,可以说屡建屡毁,屡毁屡建。上世纪六十年代初,随着城市发展,政府将大众街南伸与仓前街连接,刘祠堂背失去主街道功能。

历经几度浩劫与战火损毁,明清时代兴建的开国元勋祠、帝师坊等建筑早已不复存在,刘祠堂背上的铁锤声、吆喝声、招徕声、讨价声也已消散在岁月长河中,唯有一条青石板路在城市的缝隙里执拗地坚守,守护着自己独有的那份固执与倔强。仔细观察脚下的每一块青石板,你会看到,每一块青石板都满布交错的裂痕,几乎每块青石板都被纵横的裂缝分割成两三段,很难找出一块能保持完整体态的,而每一块割裂开的青石板表面却又光亮如镜,像是被时光打磨成的镜子,虽已碎裂残缺,却依然清晰映照出这条街上出现过的每一张面孔,静静诉说着历史长河中的故事。

老街两旁古旧的木屋和残存的牌坊遗石,像极了位位耄耋老翁,悠然坐在斑驳的门扇前,无言地诉说

着自己的前世今生和繁华落尽的苍凉。

三

不知不觉有细雨飘来,沐着稀疏润泽的细雨穿过大众街,进入文昌路。文昌路曾名团结路。清康熙年间,就台建阁,以祀文昌,俗称文昌阁,已毁。1981年9月,以路沿旧址之下命名。

走进文昌路,四周突然就安静了下来,空气仿佛也在倏忽间流动得慢了。细雨中,一种灰蓝的色调在小巷弥漫,迷蒙的小巷向着雨雾深处延伸。两两相对的一溜老宅,飞檐翘角的墙头高低错落,造型别致,流淌着古朴浪漫的气息。绿得发亮的爬山虎铺满老旧的屋檐,一些调皮的枝条从黄泥墙头垂下,不时撩拨着我的发梢。小巷深处,几座老屋独自伫立,墙体一色的黄泥夯砌,青黛瓦覆顶,黄泥黑瓦里沉淀着一份遗世的深沉与祥和。

间或有些发黑的围墙被粉刷一新,妙手丹青的画师在墙上描绘出一幅幅写意的处州风物山水画,宁静的远山、悠然的孤舟、处州府的老城门、巍峨的应星楼,每一幅画都是一段故事,堆砌起这个城市的积淀与记忆。

拐个弯,又是一番景象:木椅、花池、处州府文人名士的雕塑,每一条小巷的巷尾,连接着另一条小巷入口。各色的风情小景点缀其中,把每一条小巷都装点得静谧而生动。不由让人感慨:崎岖小巷深,百转如迷宫。

走在这样的小巷,不由得你会遐想,在下一个转角,是否会遇见戴望舒笔下,那个撑着油纸伞,独自彷徨在悠长、悠长小巷的,丁香一样的姑娘。

四

已是黄昏时分,半天的辰光在须臾间溜走。天色渐暗,小巷两旁饭菜的香味开始渐渐弥漫开来。有老人摇着蒲扇慢悠走来,好心地询问我在这里寻找哪家哪户,信口就说起那一扇扇门后面居住着的老街坊,发生的老故事。

远处的大街上,霓虹灯次第亮起,变幻的色彩在老人的脸上闪烁,将眼前老人的身影剪切在他身后的那一堵红墙黑瓦上。看着絮絮诉说的老人,我好像读懂了这座城市。古老与现代在暮色中逐渐融合,一些细碎的故事也在闪烁间逐渐清晰。

不断的变迁和更迭让这座城市充实、蜕变,原来的古朴小城已悄然演变成充满文明气息的现代都市,而那一抹若即若离的乡愁,就像人们对初恋的记忆,也许不常提起,却刻在心底深处,任时光荏苒,仍一往情深从未离去。

此心安处是吾乡

毛崙(市直)

家乡对于人们来说,总是一个缱绻而又温暖的存在。这是针对大多数人,但总会有一些例外。有一类人,官方把他们称作“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”,我就是其中的一员。

年纪尚小时,我也会为身边的同学们都有爷爷奶奶接送而疑惑。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可以天天见到爷爷奶奶,而我却只能在每年的寒假匆匆见上一面。我常羡慕同学们可以肆无忌惮地在爷爷奶奶怀里撒娇,因为这是我从未有过的记忆。

大概两三岁时,父母带着我离开了家乡,前往杭州工作。父母不是一个地方的人,他们是在工作中相爱的。而爸爸和妈妈的家乡,相隔数十个小时的车程。我对家乡的概念,随着年龄的增长,逐渐模糊了。回到家乡,我倒像是一个外来者。

且说家乡的人吧,大家对我都很热情。他们每个人大老远就能认出我,红姑家的妹子回来啦!他们总是这样说。这是我招架不住的热情,甚至如果我不竖起耳朵细细地听,我都无法辨认出他们夹带着乡音的话语。都说语言是人们沟通的桥梁,但我偏偏不会说,也听不懂方言。语言的隔阂是致命的。在我和外婆的交谈中常常需要携带一个“翻译”。老年人习惯了说方言,这是他们几十年的习惯了。但是他们为了让我听懂,努力地措辞,一遍遍耐心地重复。年迈的嗓音中传出几句生涩的普通话,是那样的不搭。我感受到深深的无力。我多想像小时候看到的那些同学一样,亲昵地投入爷爷奶奶的怀抱,唠唠家常。可摆在面前

的事实却是,我只能用拙劣的语句,说上几句礼貌而又略显生疏的客套话。但明明我们是血脉相连的,最亲密的家人!

我总是认为我缺乏一种叫“归属感”的东西,不管是遥远的家乡小镇,还是繁华的城市,都不能给我带来这种感觉。我的不安也许来源于小时候的多次搬家。幼儿园时,随着父母工作的调动,我频频转学。每当我刚刚熟悉一个环境,不久后又要离开。而我儿时的玩伴也在一次次的搬家与转学中逐渐失联。长大以后,生活逐渐稳定下来,可那样一种不安却始终挥之不去。我像是一个匆匆的过路人,熟悉的是两点一线的家和学校,生活在方圆3公里的大街小巷。

苏轼曾写道:试问岭南应不好,却道“此心安处是吾乡”。当我读到这句词时,一直飘荡的心好像一下沉静了下来。此心安处,是吾乡。是啊,童年时期的回忆已经远去,其实我早已经不是那个四处奔波的孩子了。只是那些埋藏在记忆深处的不安,裹挟着我,让我下意识地封闭自我。但现在看来,可以说是当局者迷了。身处于其中,难免无法自拔。这一句词,是点醒我的开关。

其实,归属感更多的是来源于自己内心的认同。只有当自己愿意去接纳环境时,环境才会接纳我。如此往复,人与城市之间,就产生了联系,产生了羁绊。此时,对于家乡这个概念,我们大可不必再纠结。因为,此心安处,便是吾乡。

秋来栗满枝

陈永生(庆元)

我的家乡五大堡大洪村,四面环山,生态优美,空气清新,民风纯朴、自然。弯曲的小溪,宛如一条飘带在静谧的小山村中穿过,给人无限的遐想、憧憬。

我常常回村看看。我对屋后的那片栗子林情有独钟,特别是它开花的季节,一定要回村去欣赏;栗子成熟的时候,一定要去收获。

栗子是落叶乔木,就像沉稳的老者,在百花凋谢后,大约小满时分,慢慢腾腾才抽芽、长叶、开花。花儿一旦绽放,一团团、一簇簇,黄澄澄、金灿灿,把叶子挤得看不见了,很有个性,很有特色。

父穿蓑衣,子穿皮袍;父亲开口,儿子上朝。这是我家祖祖辈辈口口相传的一个谜语(谜面),谜底便是栗子。

经过几个月的孕育,吸收天地精华,金秋时节,栗子终于成熟了。

栗子有早熟栗子、中熟栗子和晚熟栗子之分,有板栗和锥栗之别。我家的栗子是晚熟的那一种,不是板栗,而是锥栗。

一般农家,为了方便捡栗子,在栗子成熟前基本上都会去清理地面,把杂草铲除、小树伐倒挪开,以及把枯枝败叶搬离,叫清场。收获锥栗,不叫采摘栗子,而叫捡栗子,或者叫打栗子,家乡的人这样叫自然是有讲究的。

球形的锥栗,乒乓球般大小,呈草绿色转黄色,像小刺猬,像老鸡头,遍体芒刺,很扎手,有些可怕,自然不可能用手去采、去摘的。颗粒饱满的栗子,水到渠成、瓜熟蒂落,成熟了就自然坠落地上,便可以捡栗子了。满树的栗子成熟期参差不齐,夜夜有掉落,天天要去捡,持续十天半月才能完工。

捡栗子,最好是穿着厚重的鞋子,戴着手套,还得小心翼翼,否则手套也会被扎透呢。一手提篓,一手拾捡。捡栗子可有意思啦:弯腰、寻找、捡起,不仅有收获的喜悦,更是一种劳动的体验。一般来说,先捡已经脱落的果实,再用铁钳或止血钳捡果苞没有脱落的那些栗子。有的直接用脚踩一下,果实就掉出来了;有的需要带回家晾几天才会开口掉落。

打栗子是一种速成法,戴着斗笠,爬上树枝,拿着竹竿,用力摇晃后,再举起竹竿猛敲狠打,哗啦啦落得一地。我家的栗子不多,加上兄弟姐妹都在外地谋生,年年都采取这种方法收获栗子。但凡有时间、有人手的农家是不会使用的。因为这种方法对栗树伤害大,成熟与半成熟的栗子一起打落,栗子的质量也受到影响。拿回家的,还是栗篷,需要慢慢处理。现在有脱粒机器,才方便一些。

栗子可生吃,亦可熟食。但无论怎样吃,都必须晾几天,便于去皮。因为除去栗篷后,油光发亮的栗子,有两层皮包裹着,外层坚硬而表面光滑,内层靠近肉质一向也是光滑的,两层之间毛茸茸,不晾几天难以剥出食用。只有等到肉质缩水后,才能清晰分离。

香甜味美的粉糯栗子,自古就作为珍贵的果品,是干果之中的佼佼者,中医认为栗有补肾健脾、强身壮骨、益胃平肝等功效。因此栗子又有“肾之果”的美誉。可以蒸、煮、炒、烤,等等;可以加入其他的食物,营养丰富,味道鲜美。

把栗子放在竹篮里,挂在通风的地方吹几天,就成了“风栗子”。风栗子肉微有皱纹,微软,吃起来更为细腻有韧性,不像吃生栗子会弄得满嘴都是碎粒,而且更甜。